

谈艺录

## 回首仍是少年

□韩志君

赵葆华是著名的剧作家、评论家。当年，我在吉林省文联工作时便与他相识，调入长影后，不仅经常在一起观摩影片、研讨剧本、切磋艺术，更成为可以互诉衷肠的朋友。他在《蓦然回首——编剧、导演韩志君印象》中深情地说我是他“可以寄托心灵档案的挚友”，然也！

葆华是辽宁本溪人，小时候极聪慧，但又是全校出名的淘小子，属于“能淘出花儿来”的那种。他有两个儿子：大儿子赵小鸥从小就文文静静，现在也当了导演；小儿子赵小溪不仅长得跟葆华“像是从一个模子里扒出来的”，而且小时候淘气这一点也与葆华一脉相承。我见他焦灼万状，便安慰他：“别上火，淘小子出好货。小溪传承的完全是你的基因。你小时候淘气，他也淘气；你脑瓜儿聪明，他也聪明，长大错了！”小溪中学毕业考入北京电影学院，毕业后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当导演，不久便拍出了《我不是王毛》等很有影响的作品。葆华曾很高兴地对我说：“志君，你当年对小溪看得还真挺准！”

葆华读中学时，因为淘气，又怀揣着个作家梦，所以重文轻理，从高一到高三，每次考试都是全班倒数第二。他自己回忆：“为我垫底的那位同学，为人忠厚，性格

木讷，记忆力特不好，书看多少遍都记不住。若没有他，我就是倒数第一了。在老师眼里，我属于‘残次品’，不能为班级争光。好在我无心无肺，心大得很，不自卑。”到了高二的下半年，他遇上了一位伯乐——教历史的王汉江老师。王老师敏锐地发现葆华记忆力惊人，更有文学天赋，给他许多鼓励，还在班里把他的一篇文章朗诵得声情并茂。这只高高竖起的大拇指，改写了葆华的命运，使他从一个老师和同学眼中的“残次品”，一跃成为“种子选手”。高考中，他脱颖而出，考取了南开大学历史系，为母校本溪高中争了光。但是，他爱文学实在爱得太久了，斩不断，理还乱。到了南开大学，仅仅读了三个月历史系，原始社会还没讲完，他“淘小子”的本性便又严重复发，极孟浪地退学回家，发誓第二年非考取北大中文系不可。可命运弄人，第二年他被吉林大学哲学系录取，他还是想不念再重考，这时王汉江老师推心置腹地对他讲：“去吧，无论是对理论研究，还是对文学创作，哲学系都不可或缺。”他这才背上行李卷儿到吉林大学哲学系报到，并且兴趣愈来愈浓地一直学到毕业。

深厚的哲学基础，极大地增强了葆华的思辨能力，也增强了他思维的逻辑力

量。在我所熟悉的剧作家和评论家中，他的口才、辩才和讲话时的激情，都是一流的。有一次，在国家电影局为江平导演召开的《江北好人》剧本研讨会上，葆华清了清嗓子，刚要发言，北京电影学院资深教授、著名导演郑洞天忙大手一挥，果断地制止了他：“葆华，你先别讲，让我先说。等你讲完，我就没话说了，也不好讲啦……”郑老师的这句话，当然含有开玩笑的成分，谁不知道他是有名的“郑铁嘴儿”。但他这句玩笑话中，也确乎包含了对葆华的口才、辩才和他讲话时的逻辑力量，以及激情与感染力的一种赞许。我们的老大姐陈学洁——长影著名演员、电影《达吉和她的父亲》中达吉的饰演者，在听了葆华的演讲后，“痛心疾首”且不无感叹地说：“这小子要是早生十年，我非没命地追他不可！”陈大姐说的当然是玩笑话，不过也真的包含着对葆华的褒奖。

1987年，女作家彭名燕继她《黄山来的姑娘》之后，又在长影投拍了喜剧电影《嘿，哥们儿》，葆华是该片的责任编辑，并亲自为影片写了主题歌：“等待是幸福的，在幸福中等待；我用一生去等，它不会不来……”我知道，这是他的心声。他为了更好实现自己的文学梦，内心向往着和期待着许许多多的东西，包括更好的机遇，更大、更宽广的舞台。为此，他厚积薄发，不急不躁，默默地等待。

机会，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葆华终于等来了他人人生路上的又一位伯乐——电影导演出身的国家电影局局长滕进贤。滕局长慧眼识珠，把他从长影艺术处处长任上调进北京，出任《中国电影报》副社长兼常务副主编。此后不久，我也到北京电影学院高级编剧班读书。葆华曾在电影学院学习过，与各系老师都熟，当时又只身一人在北京，所以常往学院跑，与我们全班同学都厮混得极热络，几乎成了高编班的“编外学员”。

那时，他住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，小屋不大，用书柜隔开，外面办公，里面当宿舍。因为刚刚调来北京，长影朋友到京时常去看望他。他好客，每次必请吃饭，结果弄得经济上非常拮据。他第一次去香港，

伫立于街头，面对着满街绚丽的灯火和热闹的街市，还有感而发写了首短诗，并极动情地朗诵给我听，还讲了内心的真实感受。我那时虽已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命运四重奏》和两本中篇小说集，并且也有了长篇电视剧《篱笆、女人和狗》等作品，经济状况比葆华好一点，但依然还是一介穷书生。我对他说：“葆华兄，你和我，文学准备、艺术积累和生活磨砺皆属‘厚积’的一类，都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奔突地火和炽热岩浆，就等着寻找属于自己的火山口，并且一泻千里地喷发出去。‘厚积薄发’是对的，但‘厚积不发’或‘厚积迟发’则是错的。”他听了我这番话亟亟赞同，与我彼此相约，一定要以闻鸡起舞的姿态，潜心从事艺术创作，尽快出成果，在艺术创作上打一场翻身仗！

我们俩先是合作了电影文学剧本《女性世界》，由潇湘电影制片厂投拍，特邀北影女导演董克娜执导。影片拍竣后，成为当年度全国拷贝发行冠军。之后，我们又联手写了《敌后武工队》（上、下集），由长影投拍。首战告捷，然后我们便分兵突击。我首先完成了《篱笆、女人和狗》等“女性三部曲”的后两部——《轱辘、女人和井》《古船、女人和网》，然后便痴迷于我的《美丽的白银那》《漂亮的女邻居》《都市女警官》《浪漫女孩》《两个裹头巾的女人》《大东巴的女儿》《一座城市 两个女孩》《婆婆 妈妈》《大脚皇后》《大唐女巡按》等当代和历史的“女性题材电影”，他则同时在编刊物、搞评论、写剧本三条战线上勇猛出击。

他辛勤笔耕，先后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》《我的法兰西岁月》《越来越好》《守望家园》《悲喜大江》《守护童年》《全城高考》《张丽莉》《因为桂花》《邓小平上黄山》《你若安好》等，长篇电视剧本《至爱亲朋》《爱情为你遮风雨》《青春波尔卡》等，并出版了长篇小说《至爱亲朋》、剧作选《爱情为你遮风雨》。其中，《守护童年》《因为桂花》《你若安好》等七部，均由他的夫人刘抒鹃导演搬上银幕。上述作品，分别夺得全国“五个一工程奖”“金鸡奖”“华表奖”“飞天奖”“长春电影节评委会奖”“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”等重要奖项。

他潜心创作的同时，也不忘本职工作，先是兢兢业业地当了一段《中国电影报》副社长、常务副主编，然后工作变动，调任《电影通讯》主编。当时，《电影通讯》仅为小16开本的双月刊，每期只有薄薄的32个页面，黑白印制。他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各界的鼎力支持，借鸡下蛋借船出海，硬是让一本32页的内部刊物华丽转身，变成全彩印制、时尚包装、豪华精美的118页大刊——《电影》。他把“关注关爱中国电影、关注关爱中国影人、关注关爱中国电影观众”确定为《电影》杂志的办刊主旨。

作为吉林大学哲学系的高才生，电影理论研究和影评是葆华手中的另一套“武艺”。多年来，他在《人民日报》《求是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电影报》《中国文化报》等主流媒体上发表理论、评论文字近百万字，出版评论集《我的电影梦》一册，是相当活跃的电影理论评论家。作为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，他阅片量很大，多次出任“金鸡奖”“华表奖”“五个一工程奖”和各类电影节评委。在各种影片观摩研讨会上，也往往少不了他的身影。他老当益壮，始终保有一颗童心，也保有一种蓬勃的朝气和浪漫情怀，我见面总是戏称他为“中国电影界的小鲜肉”。无论他的少年、青年时代，还是步入中年、老年后的状态，都常让我想起宋代诗人蒋捷《虞美人》中那个歌楼听雨的少年。

葆华曾写过一首小诗《我是小溪——致土地》：

“不要嫌弃我，土地！我是你怀中的一条小溪。我从你的深山中来，单纯得像你山中的空气；我从你的地心涌出，热情得像你奔涌的血液。我是属于你的，也许就是你幸福的泪滴！我愿意为你歌唱，每一朵浪花都是献给你的诗句；我愿意为你献身，我的生命就是你抗旱的武器。我知道，我是渺小的，可我爱你爱得这样痴迷；即使你献出身躯，对你的爱也不会安息。我会化作蒙蒙的小雨，点点滴滴都扑进你的怀里……”

我知道，这是他埋藏于心底的很深很深的情愫。

## 秋入长白山

□万雁

300米高空，飞机舷窗外，一双眼睛紧密地注视着这片雄浑浩茫的东北大地，不愿放过一分一秒。

看见了田野，看见了河流，看见了山峦，也看见了白桦林。此一刻，谁又能知晓，不动声色的外表下，是鸥鹭四起的内心，是兴奋难抑的震颤。

经过一番颠簸与滑行，飞机终于平稳着陆于长白山机场。原以为，白桦林近在眼前，下了飞机，很快就能扑进去，或倚或抱任己意，让缠绕已久的情结有一个释放的出口。可是，旅游大巴早已在此等候多时，四个轮胎写满了焦急，快，快……膨胀的个人夙愿只能活生生掐死于无形。然转念一想，其实也好，反正已经在东北大地上稳稳地立着，终是可以亲密接触的，并不急于一时，让期待绵延下去，何尝不是另一种甜蜜。

如是想，心释然。风吹过来，带着些许凉意。窗外秋意深浓，林木黄的黄，青的青，绿的绿，红的红，色彩斑斓，相映成趣，这是一年中中最丰富的季节，也是一年中最具韵味的季节。

沿路皆是或紫或白的格桑花，相拥成片，各显其色，雅致清新。“山上的格桑花，开得好美丽。”正如眼神温暖、含情脉脉的索朗扎西所唱。可这美丽并不能迷惑我的心神，截断我的目光，我是清醒的，依然沉浸在与白桦邂逅的欢喜之中，一刻也未忘记在白山松水间寻其踪影的个人使命。

在千万次的追寻中，白桦树出现了。以更近的距离、不同的视角闪亮呈现，那白色的树干，是绝佳的标识，是纯天然防伪标签，分外抢眼夺目，虽是混林，可一下子就与其他乔木分开了，想误认都难。一棵又一棵的白桦

树，俊朗飘逸，笔直挺拔，冲入云霄，欲与蓝天话世事沧桑，与流云对话人生无常。

白桦树不枝不蔓，树干光滑简约，树冠上有少许叶子飘舞，显得疏朗而轻盈，有种玉树临风的翩翩飘逸之感。想红尘中人，总爱以花喻女子，以树喻男子。那么，仅以树形与树感论，将白桦比作树中的白马王子，我认为，是恰如其分的。白桦树就像一个穿着白衬衣的俊朗男子，干净、清瘦、洒脱、稳练，并不需要奢侈品来装点门面，提升底气，就这样简简单单、清清爽爽，自是极好。

白桦林就在眼前，仅一窗之隔。可我，只能隔窗而赏，只能在车速的制约下投以匆促的一瞥，看个大概的模样，其细微的纹理与内容是无法细细详详的，好不容易打下去的矫情，在一棵又一棵白桦树的联合诱惑下，又乘虚而入，无招架之力的心壁只得缴械投降。原来，先前的自我劝解竟是如此软弱无力，不过一杯茶的工夫，便呼啦啦全体沦陷了。明知不可能，再次希望飞驰的车子能够停下来，让我冲进白桦林，任意靠近一棵白桦树就好，绝不挑肥拣瘦，只细细地看一眼就知足了。

在九月末的东北，在从长白山机场去二道白河的路上，在飞驰向前一刻也不停歇的旅游大巴里，我确信，我的魂牢牢地系在白桦树上面。白桦在，我的视线在。就算路边的格桑花开得再美，就算向日葵的花盘再大，就算枫树的叶子再红，就算头顶的天空再蓝，我也不为所动，我的眼里心里全被白桦填满得满满当当，挤不进去了，没有多余的空间存放其他了。

二道白河，一个奇异的地名，进长白山的中转地。我们一行人在这里停留了一天两夜，在出发前的清晨，在回来后的夜晚，在个人可以自由活动的的时间里，我的视线并没有懈怠，我依然在寻找白桦林。可是，没有。有的，只是美人松。很多很多美人松，都成林了。失落叠着失落，坠入地下森林。

终于要上长白山了，坐上进景区的汽车，心里升腾起一种神圣感、敬畏感。

路两边是寂静的山林，林子染上了糖果色，树叶在空中轻舞，班得瑞纯净舒缓的轻音乐好像从山林深处飘过来了，一漾一漾的，擦过耳际，在心内回响，一片白从眼前闪过，消失，又出现，更大的一片，啊，是白桦树！我叫出了声，情难自禁。像是为了弥补之前所遭受的失落，这山林还挺善解人意，将白桦树一棵又一棵、成片成片的朝我眼前送，皆是树中极品，以至于我都有些忙不迭了。就在我幸福得完全找不着北的时候，白桦林生气般地消失了，难道是体内涌现的幸福感太满太盛？要施以惩罚？我低下头，微红着脸，正准备三省吾身时，一种诡异的乔木纯林赫然显现，没有一片叶子，全是赤条条的枝，树高不足三米，呈灰白色，弯曲扭扭，老态龙钟，极像鹿角。

尽管此前不曾见过，但凭着对植物的了解，我敢肯定地说，这一定就是岳桦树。因为在海拔1800米的长白山，除了岳桦树，没有树木能在此扎根。

